



我：末代工农兵学员

作者：敬一丹 等
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5月

编辑推荐词：本书是敬一丹及其同学作为国家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的青春记忆，由20个同学的小故事集结而成，却以小见大。他们处于历史变革、时代变迁的交汇处，却在这巨大的历史洪流之中不忘初心，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，真实而生动。



此心光明万物生

作者：于丹
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4月

编辑推荐词：本书从人生坐标的角度，将于丹私家美文结集成书，全书分为“有所依”、“有所为”、“有君子风”、“有神仙骨”等八个侧面，惜缘向善；并配以“国学小站”和经典美图，让读者在一次次丰美的国学滋养中，感悟幸福的真谛，直面人生的考验。

我走向了知青年代

从1972年夏到1976年冬，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。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冬天里的小白桦，春天里的红松苗，夏天里的林间雨，秋天里的榛子棵，那林间四季，是我知青时代记忆的背景。

春天来了，植树造林开始了。20世纪70年代，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。春季植树，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，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“郭式锹”，从苗圃运来落叶松、红松树苗，热热闹闹去植树。

山坡上，雪融化了，草刚吐绿，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，让我有些眩晕。在别的地方，别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，我很享受那种感觉。

我白天到山上植树，早晚在广播站广播。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，传出我的声音：今天一工段栽树多少多少亩，二工段栽树多少多少亩。我在广播里正腔圆地说出这样的话：“青山常在，永续利用。”听说，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，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，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。后来，我们林场改叫“森林经营所”，以营林为主了。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、营林什么的。

春天，没有什么菜，去

年冬储的菜吃完了，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，青黄不接。好在有大豆，上顿豆腐汤、下顿豆子汤，也能对付。年轻的厨师也不发豆芽，不知是不会，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。汤锅里，一点绿色也没有。

春天，山上的达紫香花开了，片片烂漫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，栽到林场院子里，我们天天看着它，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，可是，它没能活下来，也许，它就喜欢山上林间，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。

夏天的林子好美！乔木、灌木、草、花，一层一层，各有各的美。

然而走进林子，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美，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，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叽叽歪歪，甚至掉眼泪。进林子干活儿，得全副武装，长衣长裤防蚊帽，捂得严严实实。

在密密的草丛里，潜藏着好多危险：草爬子，会传播森林脑炎；毛毛虫，让人不寒而栗；没准儿，还会遇到蛇。有一次，在女宿舍的大炕上，竟出现一条蛇，引来满屋一阵尖叫。一个男生进来，拎起蛇的尾巴，在又一阵尖叫声里，拎出去了。打那以后，我每次上炕，都仔仔细细看看被子里边有没有藏着蛇。

在河东青年点，我们种

菜、种黄豆。夏锄时，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，什么时候到头啊！不管出多少汗，沾多少土，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热水，从头到脚，都是它了。谁要是洗头，得提前打招呼，多要点儿热水。

夏夜里，电影队来了，那就是节日。空场上挂起银幕，孩子大人早早地摆上小板凳。记得有一次，放映电影《春苗》，真好啊！那时，电影少，彩色的电影更少，它赏心悦目，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。银幕上，李秀明扮演的春苗从竹林里走来，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，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。达式常扮演的男主角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，他不像王成，不像李向阳，不像杨子荣，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。看完电影，大家都在谈李秀明，而我心里暗暗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，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，生怕别人看出来。看完电影回青年点的路上，河水波光粼粼，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，一闪一闪，我有些恍惚，半梦半醒，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。此后的日子，再也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。

在万物茂盛的夏天，我的心却有些荒凉，因为没有书读。在深山老林里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。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，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忙整

理图书，收工后，可以把那些“文革”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回家去看。这对我来说，太有吸引力了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简·爱》《红与黑》……那些“禁书”上落满灰尘，我们如获至宝。在书库里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，摸到了海的边缘。遗憾的是，不久，我下乡了，再也没有那书库，再也没有书读了。林场里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，他有一本很旧的《唐诗一百首》，我千恩万谢借来，一首一首抄，他催着：“看完了吧？还我吧！”

地处偏远，交通不便，报纸在林区成了“抱”纸，积压好多天的报纸，集中送来，一抱一抱的。不管报纸怎样旧，对深山老林来说，也是新消息；不管内容是什么，那毕竟是文字。我每次看到报纸，都急不可耐想看。有时没电了，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“偷”一点油，放在玻璃瓶里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，点起这样的油灯，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。那时的报纸，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、反击右倾翻案风，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。第二天清早，同宿舍的人都笑我。对镜一看，鼻孔都是黑的，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。

节选自《我：末代工农兵学员》

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

1472年，王阳明出生在一风雨飘摇的大明朝中叶。

王阳明原名王云。五岁时，祖父为他改名王守仁。“守仁”源于《论语》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”人生在世，智慧获取的一切，倘若没有仁爱的胸怀和坦荡的人格坚守；即使侥幸得到，也必将失去。

王守仁九岁，父亲王华考中了新科状元。他随父上任，从浙江迁至南京。初入学堂，他问老师：“什么是天下第一等事？”老师说：“念书。然后科举，像你爸爸一样，考状元。”小守仁很狂：“我以为不然。天下第一等事乃是做圣贤。”从此，他拼命读书，涉猎广泛，保持欢喜的蓬勃。远望金山寺，即兴口占：“金山一点大如拳，打破维扬水底天。”15岁，他试图武功救国，沉迷于兵法，只身出走居庸关、山海关。17岁，他去江西娶亲，途经铁柱宫偶遇道士，习导引术。终于被岳父找回家，又拜师大儒，从此专注程朱理学。

所谓“格物致知”，“格物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

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简单说，通过考察事物，获得知识。最后实现“修身齐家平天下”的人生理想。这回，王守仁选中了父亲官署中的竹子。“格”了七天七夜，穷究物理，把自己格得大病一场，又转投佛老。

由此，王守仁养病在会稽，讲学阳明洞，自号阳明子，世称王阳明。

王阳明二十多岁，已经打通儒、释、道、兵。然而，他连年落第，28岁才中。“世以不得第为耻，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。”一入侯门深似海，35岁那年，王守仁遭遇平生第一次流放——贵州修文县龙场驿。到达的时候，他已经37岁。

我多次寻访他悟道的阳明洞，流连他研读《易经》的玩易窝。巨大的山洞，四面积水。一个石凿的棺槨，就是他的私人财产。这里遍地毒蛇瘴气，少数民族语言不通。朝廷不理，朋友不帮，纯朴的少数民族接济了他。他端居澄默，明白了“格物致知之理”，一个人的心就是他的道理。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。”何谓“阳

明心学”？那是厄运之中，一个人凭借信念的自我救赎。而一颗心逐渐养大，就足以涵盖整个宇宙。

于是，他开始在山洞里办学——龙岗书院。学生问：“老师，一朵花开在南山，跟你的心有什么关系呀？”他说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我们生于同一世界，而结论不同。原本，这世界的美与善，恨与仇，自在人心。

王阳明内有心性，外有武功。处江湖之远，他用文治传承。居庙堂之高，他以武功平定江山。流放归来，他一次次平叛，再用文明教化，收服人心。用自己瘦弱的肩膀，扛住了那个风雨飘摇的王朝。他说：“区区剪除鼠窃，何足为异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，以收廓清之功，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。”诚然，破山中贼容易，破心中贼尤难。他一次次被贬，却从未蹉跎。他说：“知行合一。”有知识是行动的开始，是行动的主意。而有行动，是知识的结果，是知识的成就。

王阳明五十七岁时，死

在江西南安的一条小船上。那个黎明，舟行靠岸，学生们泪眼相问：先生还有什么遗言？王守仁说了八个字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”

无论世界的真相如何，用爱的激情和能力改变它。心有担当，便是圣贤。

国学小站：

“心学”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，最早可追溯自孟子，北宋程颢开其端，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。至明朝，由王守仁首度提出“心学”两字，并提出其宗旨为“致良知”，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。阳明心学强调“心即是理”，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。所以，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之处，就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性灵体验。

而王阳明本人就是一个热情好奇、忠于本心的人。他并没有生在一个多好的时代里，却把自己的生命准备得很好，用他的“身心之学，良心之教”，等待时代来选择他。

节选自《此心光明万物生》